



麟
足
下

梦溪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麟趾：全三册 / 梦溪石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54-9843-4

I. ①麟… II. ①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6613号

麟趾：全三册

梦溪石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策划编辑 | 王瑞暄

责任编辑 | 罗小洁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符青秧

助理编辑 | 张晶晶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版权代理 | 何红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张 | 65

版次 |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800千字

定价 | 99.00元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百一十五章	001	第一百二十九章	077
第一百一十六章	006	第一百三十章	082
第一百一十七章	011	第一百三十一章	086
第一百一十八章	016	第一百三十二章	094
第一百一十九章	019	第一百三十三章	101
第一百二十章	024	第一百三十四章	106
第一百二十一章	030	第一百三十五章	110
第一百二十二章	035	第一百三十六章	115
第一百二十三章	044	第一百三十七章	120
第一百二十四章	049	第一百三十八章	125
第一百二十五章	053	第一百三十九章	130
第一百二十六章	057	第一百四十章	135
第一百二十七章	064	第一百四十一章	142
第一百二十八章	069	第一百四十二章	148

第一百四十三章	155	第一百五十七章	248
第一百四十四章	163	第一百五十八章	256
第一百四十五章	168	第一百五十九章	263
第一百四十六章	174	第一百六十章	269
第一百四十七章	179	第一百六十一章	273
第一百四十八章	186	第一百六十二章	277
第一百四十九章	190	第一百六十三章	281
第一百五十章	197	第一百六十四章	286
第一百五十一章	204	第一百六十五章	291
第一百五十二章	210	第一百六十六章	294
第一百五十三章	216	第一百六十七章	299
第一百五十四章	223	第一百六十八章	303
第一百五十五章	234	第一百六十九章	308
第一百五十六章	241	番外	317

第一百一十五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长宁就喜欢着素衣。

也并非素洁如雪的白衣，而是带了点浅灰、浅绿、浅蓝的衣裙，头上也不做多余修饰，直接若男子一般，将发丝堆到头顶缩成一髻，用玉簪固定，清爽利落，四处走动或谈买卖的时候尤其方便。

今日也习惯性地如此打扮，不多时便整装妥当走出家门，这才想起等会儿要见的人，低头一看，不由得踌躇。

“娘子？”婢女玉山以为她忘了什么，忙问。

“我这一身，会不会太素了？”高长宁难得面露犹豫。

玉山从未见过她对一场见面如此忐忑，如此看重。

高长宁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轻咳一声，走向马车：“算了，不换了，不能让客人久等！”

不知是否被主人的着急感染，上马车时，玉山不小心踩空，身体一歪摔在马车旁边，连脚也崴了。

高长宁探头一看，玉山的脚肿了一大块。

“你别跟着我去了，赶紧回去上药歇着吧！”

玉山急道：“但您身边总不能没个人跟着打下手。”

高长宁沉吟片刻，她今天去见贺融，其实也用不着什么婢女，但说不定需要个人跑跑腿之类，就道：“那你去将孙翎叫来。”

玉山是高长宁一到灵州就收的人，忠心耿耿，可以推心置腹，孙翎则是被杨钧收留在铺子里的人，原先在杨钧那里帮忙，后来高长宁这里缺人，杨钧就让孙翎跟着高长宁。

玉山善于计数，孙翎则更适合琐碎杂务，许多文书看一眼就有大致印象，这两人在高长宁身边深得重用，她的铺子能慢慢铺开，在灵州站稳脚跟，除了贺融

与杨钧给予的那些帮助之外，也离不开她身边这些人的帮忙。

孙翎很快来了，她的年纪与高长宁差不多，长相平平，清秀稳重。

按理说这岁数早该成亲了，但孙翎在杨钧那儿的时候就是孑然一身，听杨钧说，孙翎也是未过门丈夫便死了，夫家嫌弃她，父母后来也相继去世，她索性梳起已婚妇人的发髻，立誓终身不嫁。她的经历让高长宁不免同病相怜，待她也比旁人要亲厚一些，不过在长宁内心，玉山与孙翎依旧有亲疏之别，因为她总觉得孙翎心思有些重。

两人很快来到刺史府，从昨日起，门子和侍卫就换了一批，只差没把头上那块匾额也给换了。

昨天那一番动静闹得有点大，百姓们口口相传，消息长了翅膀，高长宁当然也听说了。

安王初来乍到就发作了余丰，把平日里高高在上、无人敢得罪的余刺史给骂得狗血淋头，末了还得带着家眷细软灰溜溜离开刺史府。

说起这消息的人学得活灵活现，跟在边上目睹似的，只差没说余丰夹着尾巴被赶出去了。

高长宁好笑之余，又不由得有些担心：安王这样高调，会不会踩到某些人的痛脚，让他们坐不住，从而对安王下手？毕竟灵州不是长安，过江龙再猛，双拳也难敌四掌。

思绪兜兜转转，一路无话，孙翎也安安静静坐在马车里，一言不发，看似心事重重。

不过她一直都是这样，高长宁也习惯了，临下车时，不忘嘱咐对方在安王面前不可失礼，孙翎都一一应是，安静听话。

薛潭早就等在门口，见了她就笑。

“故人久别，高娘子近来可好？”

薛潭虽然已经不是六部尚书，但毕竟身上也挂着同级正三品的大将军衔，这样一位高官居然亲自出迎，高长宁有些受宠若惊，忙回礼道：“一切安好，何劳薛郎君出迎，实在是折煞我了！”

“这不是正好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吗，毕竟以前从没住过刺史府，不把每个角落给走遍了，怎么对得起咱们殿下闹出来的这一番动静？”薛潭哈哈道。

高长宁听见这话，忍不住也跟着抿唇笑了，心情跟着稍稍放松一些。

“你在外头等我。”她对孙翎道。

后者点点头，没有多问，就在院子里头的亭子下面站着。

薛潭让人送些点心茶水过去给她，就领着高长宁入内。

直到看见那人，高长宁的心算是彻底放下，就像一块悬在半空的石头，晃悠悠终于落入那个坑里。

眉目依然，身形挺拔，双颊稍稍消瘦一些，估计是前些日子在岭南累出来的，听说安王几乎把南夷人的寨子都走遍了。

高长宁也注意到贺融身边那个少年，颧骨有些高，不像中原人，应该就是南夷人了。

贺融起身走来，亲自将她扶起：“长宁，别来无恙？”

不是高氏，而是长宁，当年离开长安时，贺融问她有什么期许，高长宁就说，希望将来别人不是以高氏来称呼她，她要堂堂正正，让名字随着人活在这世上。

她觉得自己当时是有点儿狂妄冲动了，没想到安王居然还记得，脸上不由得一热，为自己当时的鲁莽而惭愧。

“托殿下下的福，一切尚好，铺子如今每月都有盈利。”

贺融问道：“我听说你原先还想开米铺的？”

高长宁笑了一下：“是，当时刚到灵州，不知天高地厚，结果发现就算进了货，也压根就卖不出去。”

贺融：“为何？”

高长宁：“当地米铺已经被几家垄断了，但凡有人来我这儿买，隔天就会受到警告。更可笑的是，有一回，一个人来闹事，说他爹吃了从我这儿买的米，当天晚上就死了。尸身也在，作作验了，的确是中毒而亡。”

薛潭笑道：“为了排挤你这外来户，还真是不择手段。”

高长宁点头叹道：“不错，后来我与杨钧商量了一下，我们在此开铺子，赚钱还是次要，也不宜闹得太大，便给些钱安抚死者家属，又给官府塞了些钱，又将铺子改为卖茶，那些人见我们服软退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许多人见他们这儿是女人当家，总时不时要来找些麻烦，仿佛女子天生软弱可欺，但高长宁早有准备，一开始就从杨家要来身强力壮的伙计，后来又雇了护院，久而久之，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也就消停了。

但她没有长篇大论诉苦的打算，寥寥几句就简单带过。

“殿下，我这儿有兴王殿下寄来的信，还有京城的消息。”高长宁从袖中拿出信件，交给贺融。



贺融就封的事情，贺湛自然也听说了，以南夷到长安的距离，信件寄到，贺融未必收得到，所以他索性寄到灵州来，因为贺融早晚会过来，再由高长宁转交。

一封信辗转多地，自然不可能在里面写什么机密，无非是些日常琐事，什么三哥我想你了，你想我没有，岭南这地方常年湿热，不如长安干燥，待着真不习惯，学堂已经陆续建成，先生们都到位了，我去看过了，有些学堂业已开始上课，南夷孩童若能从小得到启蒙，其实悟性也并不比中原孩童差云云。

啰啰唆唆，居然写了厚厚一沓，贺湛平日里也不是个啰唆的性子，这次真是把信纸当成见面了，大有把这段时日落下的话都补上的架势。

写到后面，连桑家寨养了几只鸡都写上了，贺融真想把人从南夷揪过来揍一顿，他摇摇头放下信。

“兴王殿下那边没什么事吧？”薛潭问。

“旁的大事没有，就一件，四郎跑他那儿去了，还当了和尚。”贺融道。

薛潭哭笑不得：“说句大不敬的，这位四郎君，可真是天家的奇葩人物。陛下知道此事，怕得大发雷霆吧？”

贺融：“此事迟早会传到陛下耳中，让四郎自己烦去，我和五郎不替他背这个锅。”

又问高长宁：“你说的京城消息是什么？”

高长宁道：“有几个消息，一是言官弹劾纪王，说他在甘州大捷中，杀民冒俘，以充功劳。”

这不是一件小事，薛潭吃了一惊，忍不住望向贺融。

贺融也微微蹙眉：“对方有证据吗？”

高长宁：“有，当时甘州大捷，献突厥人人头共一百个，据说其中有三十个左右是战死士兵，另有几名囚犯，也被杀了冒充突厥人，其中有一些已经查实身份。”

贺融：“那言官是什么人？”

高长宁：“姓赵名巨。”

贺融望向薛潭，后者颌首：“是有这么个人，京畿道监察御史，老师是刘衷。”也就是太子的人。

如果这个罪名坐实，纪王的军功起码要被削减一半，头上的光环也将黯然失色，贺融与薛潭明白，太子这是势必要将纪王的气焰给压制下去，再趁此将纪王逼退京城，如此一来，李宽与贺秀翁婿俩隔着千山万水，想要做点什么也很困难了。

薛潭叹道：“其实照我看，去封地上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纪王就非得留在京师，

跟太子较劲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越是这样，太子就越是防备猜忌。”

贺融问高长宁：“纪王有何应对之策吗？”

高长宁摇摇头：“还未有消息传来。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袁德妃薨逝，裴皇后亲自操办德妃的丧事，据说劳累过度，病倒了，但没有大碍。”

后面这个消息，比起前面的，显得并不那么震撼，若贺融不是离京前要求他们将后宫消息也放进去，高长宁是不会收到这么一条的。

薛潭知道袁德妃对贺融而言意味着什么，但他也只能道：“殿下节哀。”

当初离开长安，薛潭还觉得贺融走得急了些，但现在看来，远离那潭越来越浑浊的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孙翎坐在亭子里，面前的茶点一动没动，她不知道屋子里的人正在谈什么，也并不关心，但平静的面容下面隐约浮起一丝焦虑和紧张，双手绞在一起，想借此安抚内心的躁动。

日头一点点往中天升起，孙翎看着墙角野草倒映下的影子，看着它们细微的变化，以此来揣测时间的变化。

中间有仆从过来换了几回水，茶杯里依旧热气腾腾，孙翎却始终没心思去喝上一口。

不知过了多久，门咿呀一声，里面的人终于走出来。

她看见安王殿下亲自出来送高娘子。

心里始终绷着的那根弦终于彻底断掉，孙翎腾地起身，二话不说冲上前去！



第一百一十六章

孙翎的动作快，但桑林的动作更快。

早在她冲向贺融的时候，桑林就已从贺融身后闪出，掠至他身前，横刀在胸，一半出鞘，只要孙翎胆敢有半分逾越，这把刀立马就会出鞘斩下。

一瞬间，别说高长宁，连薛潭等人也变了脸色，所有人都以为孙翎想对安王不利。

但孙翎冲到贺融跟前，却扑通一声直接跪下。

“求安王殿下为我父亲申冤！”说罢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再抬起头时，除却那双恳求的眼睛，额头也破了口子，可见磕头之用力。

其他人面露意外，高长宁却是愤怒。

“孙翎，原来你处心积虑接近杨钧和我，就是为了这一刻！”

她早已感觉这女子心事重重，没想到有朝一日预感成真，除了受到背叛的愤怒，高长宁还觉得心寒与自责——如果不是自己的疏漏，对方也无法跑到安王面前来。

孙翎痛苦道：“高娘子恕罪，我也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否则我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贺融终于开口：“你父亲是谁？”

孙翎又磕了个头，泣声道：“殿下，我父乃灵州怀远县县令孙敬忠！”

怀远县……

贺融蹙眉思索，地名与人名在他脑海里转了一圈，终于模模糊糊有些印象。

当年，他还在竹山县时，萧豫忽然反叛，自立为王，并与东、西突厥分三路入侵中原，其中东突厥穿过贺兰山脉直奔灵州，怀远县孙敬忠失城战死，后来灵州才被一点点收复。

孙敬忠虽然战死，但因失城，也不可能得到什么追封和奖赏，朝廷甚至还要追究他的责任，后来据说是秦国公求情，先帝才免了孙家女眷的连坐，只将孙敬

忠本人定罪——人死了，却要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罪人。

孙翎流泪道：“当日我父亲率领两千死守怀远县，根本不可能抵挡突厥人的铁骑，他早早就向灵州求援，请当时的刺史周阅派兵援助，但迟迟等不到援兵，最后敌我悬殊，只能以死殉城。但后来，周阅为了推脱责任，向朝廷奏报时，说我父亲为了独揽功劳，迟迟没有求援，才导致失城，令我父白白背上污名，还请殿下明鉴！”

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想到孙翎还有这样一段身世。

孙翎又向高长宁请罪道：“我父死后，我母就卧病不起，不久也跟着去了，独留我一人在这世上，当时我已有婚约在身，我母亲本以为夫家会善待我，谁知他们却以我家门有污为名，退了婚事，我连遭打击，又淋了雨，生了重病，恰巧为杨郎君所救。”

高长宁冷冷道：“你无意中从杨钧或我那里打听到我们与殿下的关系，所以就有意来到我身边，等待时机，终于有了今日的陈情。”

孙翎羞愧道：“是我有罪，对不起娘子，若能洗清我父污名，我愿自戕以赎其罪。”

高长宁对她的行为仍有些耿耿于怀：“我要你的命做什么？如今是我将你引到殿下面前，该向殿下请罪的是我。”

“罢了。”贺融对高长宁道，意思是不再计较追究。

他也并未赶走孙翎，反是问薛潭：“我记得周阅去年已经死了。”

薛潭点头：“不错，周阅后来迁至大理寺，在任上去世的。”

贺融对孙翎道：“冤有头债有主，即使当年你父亲的确有过求援，周阅为了推卸责任，肯定也早已销毁证据了，如今周阅与你父亲都不在了，死无对证，这段往事，是注定不可能再真相大白的。”

孙翎虽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但听见贺融如此说，心头仍是一阵难过，她咬咬牙，忽然道：“若我能助殿下涤荡灵州，收回兵权，殿下是否能为我父正名？”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哪怕是薛潭，都被她的话忽悠得晃了一会儿神。

但贺融连那一会儿神都没有晃。

要是灵州刺史余丰对他说出这句话，那可信用还高一些，换作孙翎，以她的身份和地位，要是那能耐，早就为父正名了，哪里还需要潜伏在高长宁那里等着他过来。

接触到安王似笑非笑的眼神，孙翎没敢多看，飞快低下头，脸上微微一热，

知道他的话一眼就被人看穿了。

但她觉得自己没有在哗众取宠，就道：“殿下恕罪，我这些话，的确有些夸大了，但先父生前只得我一女，从小甚为宠爱，不仅手把手教我读书认字，还允许我出入书房，翻看案牍，也时常会与我说些公务，先父去世后，这些年我为了搜集周阅的罪证，也打听了不少事情，可为殿下效劳一二。”

贺融：“那就要看你能说出什么了。”

孙翎精神一振，生怕对方后悔，忙道：“灵州最严重的问题，乃是官商勾结，垄断灵州商路，甚至已经将手伸到了府兵里面去。”

贺融看了高长宁一眼，后者很有默契地朝他微微点头，表示孙翎所讲确有其事。

先前高长宁在灵州做买卖，也是因为被人排挤，才会改了行当，这还得是她背后有安王和杨家，才能全身而退，换作是毫无背景的普通商人，早就被人连皮带骨吞得一干二净了。

见安王没有表示意见，孙翎继续道：“军中素来有吃空饷的弊病，目前灵州号称兵员十万，实际上不足一半，这还只是我各方面打听所得，实际情况可能要更糟糕，说不定连四成都不到。”

贺融道：“灵州有监察御史，朝廷每两年也会派御史下来视察，府兵有多少人，都是要记录在册，进行察看的，若是人数严重不足，御史一看就看出来了。”

孙翎摇摇头：“本地的监察御史，早就同他们沆瀣一气，至于朝廷的钦差，也不是没法子对付，贿赂、蒙骗，这里头的把戏，您肯定比我更清楚。”

贺融：“余丰上任刺史，有多久了？”

回答他的是薛潭：“两年。在他之前的刺史名叫冯慈，因考绩平平，已经平调江南西道去了。”

跟余丰第一次打交道，外面传得沸沸扬扬，但贺融自己却没有把一州刺史赶出去的得意，他相信，余丰现在对他，肯定是咬牙切齿，但余丰怠慢他，不等于对方就一定跟当地商贾勾结了。

还要再观察观察。

贺融心里想道，见所有人都看着他，奇怪道：“继续说啊。”

孙翎讷讷道：“……说完了。”

“就这些？”贺融摇摇头，“孙娘子，你提供的这点儿东西，根本不足以说明什么。”

孙翎有点急了：“殿下，本地数一数二的大商户共有三家，周、范、陆，其余各家，

都跟在他们后面喝点肉汤罢了，我原想潜入这三家里头去探听消息，但后来发现他们这些人家里的仆从婢女，都是要签卖身契的，不要短工，只能作罢。不过您若是真想查，可以从周家下手，当年陷害先父的前刺史周阅，听说正是周家的远亲，也正是有周阅在灵州保驾护航，周家的买卖才能越做越大，据说从西域来的商人，想要去长安经商，都得先向周家交一成税。”

张泽在旁边听了半晌，总算找到说话的机会。

“周家势力再大，也没有必要向他们交税吧，难不成灵州当真没有王法了，刺史只是摆着好看的？”

高长宁解释道：“这税，其实就是人情钱，对方不交，在灵州就待不安生，交了钱，去到长安，周家还可以帮忙给介绍一些买卖的渠道，譬如说，宫中每年耗费香料巨大，那么进什么香，不进什么香，还不是由几个人说了算，如果有周家说情，也更容易被宫中采买，这笔买卖就算成了。”

张泽恍然：“这不就是贿赂么，周家可真是胆大包天，连贡品都敢插手！”

薛潭道：“每年宫中采买物品，向来猫腻不少，只不过顶多是官员从中扣点私利，周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些世家，其实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否则怎能传承上百年？”

张泽挠挠脸：“那个，我们张家，不会也这么无法无天吧？”

薛潭笑道：“你们张家，虽然是杜陵张氏的旁支，左相张嵩的同宗，要是从整个张家来算，你们自然也算在内，不过张侯生前为人谨慎，从不参与这些事情，也不许家里人掺和，张家的进项，一般都靠佃租和几个庄子的收益，在世家里称得上干净了。”

正因张韬面面俱到，虽出身世家，却很有些与众不同的气象，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治民，先帝才会如此看重他，可惜英年早逝，而张韬之后，张家子弟，又无一能与其比肩。张家的没落，恐怕是迟早的事。

张泽听见这番话，先是松一口气，而后再微微一惊。

薛潭如此了解，显然是安王殿下早就让他去调查的。

张泽不是愚蠢之人，很多时候他是懒得去动脑筋，一旦想深一层，很多可能性就都浮现在脑海里。

他忽然感觉背脊微微发凉。

再看安王殿下，对方依旧一派平静，半点波澜也没有。

张泽不是不知道张家自从伯父去世之后，家里就有些变了，兄长们武将出身，



自然而然更亲近纪王，更何况他们还在甘州与纪王同生共死过，这份情谊更加非比寻常，可说到底，纪王不是太子，武将抱团，太子难道不会忌惮吗？

安王殿下选择了灵州，又意味着什么？

先前他懵懵懂懂，只因不想继续在长安混日子，这才跟着安王他们离京，如今旁观者清，遥望长安，似乎又有种跳出泥潭的解脱感。

在贺融的默许下，孙翎继续说道：“据说当年，我父之所以迟迟等不到援兵，正是因为周家当时害怕突厥人来袭，忙着转移财物南下，让周闳发兵护送，周闳既要调派兵力护送他们出城，又要留人守住州府回乐城，原本就吃空饷，兵力大为不足，自然没有多余的人手去增援，索性将先父当作弃子，这才有了怀远县失守的惨剧。”

往事历历在目，孙翎复述的时候，一直在控制情绪不要太过激动。

她深吸了口气，道：“所以，殿下若想整顿灵州，可从周家身上撕开一道口子。”

“周家啊——”薛潭拉长了调子，意味深长道，“那可是老丞相周瑛的老家！”

贺融负着手没说话，好像把他们的话都听进去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听进去。

他这会儿想的是，要是五郎在这里，顺便让陈谦将他们用惯了的那批军队拉过来，就没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了，直接快刀斩乱麻，灵州的局面一下子就控制住了。

但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历朝历代，都没有两位皇子驻守一地的说法，当初他将五郎放在岭南，固然有让他镇守岭南人心的想法，也是为了保护对方，远离京城纷争。

真是麻烦，贺融心道，他只要一想到还得去和那些官员商户周旋，就觉得厌烦。

外人觉得安王手段不凡，善于在斗争中生存，但贺融其实根本不喜欢浪费口舌说些废话，他最喜欢的是拿着竹杖把所有不听话的人狠狠揍一顿，揍到听话为止。

被迫暂时迁到私宅的余丰，狠狠打了个喷嚏。

第一百一十七章

余丰抱着枕头坐在花厅里发呆，这个姿势已经持续整整半个时辰了。

幕僚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劝：“陛下诸子里，这安王虽然身有腿疾，却绝不是盏省油的灯，先帝还在时，他什么都没有，就敢跑到西突厥去当说客，旁的不说，骨子里那份狠劲，其他几位皇子未必比得上。听说这一回，他之所以会到灵州来，也是被太子排挤算计了，您想他心里能痛快吗，肯定得找人泄泄火吧？”

余丰越听越气，嫌拍桌子疼，就拍着大腿道：“我堂堂灵州刺史，好歹也是地方大员，被他当着灵州所有官员的面这么呼来喝去，还被从刺史府赶出来，这事传出去，我以后还要不要脸面了？！在下属面前，我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幕僚心说就算别人有想法，也不敢当着您的面说啊，不过面上他还得安慰主公。

“上回在下就劝您，哪怕安王府来不及建，也得准备一座宅子，不能让安王去住官驿，您就是不听，不过结果已经比在下预想的好多了。”

余丰狠狠剜他一眼：“你还想要什么结果才叫坏？！”

幕僚摇着扇子：“最坏的结果，便是安王上疏朝廷，说您怠慢了他，要求朝廷治您的罪，陛下正因将灵州封给安王而于心有愧，怎么可能不帮安王出这个气，那您这官位，可就保不住了。”

余丰被噎了一下，没好气道：“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他高抬贵手了？”

幕僚道：“灵州是安王的封地，说白了，从今往后，就是他的地盘，别说他要住刺史府，就算想抄周、范、陆三家，那也由他说了算不是？”

余丰嗤笑一声：“周家和范家，是他想动就能动的吗？他要是敢对这些人下手，那我才真是对他心服口服了！”

幕僚摇摇头：“依在下看，安王的性子，并非忍气吞声的，否则也不至于初来乍到，就与您起冲突，周家那些商贾如此嚣张，时日一久，肯定也会挡了安王的路。”

